

被动义视角下 英汉受事提升构句研究

南潮◎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被动义视角下英汉受事主语句的生成语法研究(14YJA740025)”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英汉语被动义句生成的对比研究(14y054)”

湖北师范学院优秀创新团队项目“语言及物性的接口层变异研究(T201515)”

被动义视角下 英汉受事提升构句研究

南潮◎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动义视角下英汉受事提升构句研究 / 南潮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5-7049-7

I. ①被… II. ①南… III. ①英语—句法结构—对比研究—汉语 IV. ①H314.3 ②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168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付分钗
封面设计 彩奇风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7049-7
定 价 56.9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70490001

前言

本书旨在从生成语法最简主义视角出发,运用对比方式,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受事宾语提升结构的生成展开探讨。这些结构都包含发生了变异的原生及物动词,表达被动义,具体包括被动结构、作格结构和中间结构。

生成语法内,最简主义倡导语言研究满足解释性、简单、自然、雅致和可学性等原则。受事宾语提升涉及名词性成分NP从动词逻辑宾语原位向句首提升的语言错位现象,是语言完美性的外在体现。强最简主义认为,错位是语言和语言使用(或行为系统)两个系统协同的最优化体现:满足语言外部行为系统的要求,语言内部系统内的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驱动句法运算,接口上删除这些特征。语言运算过程中,无解特征从三个方面影响语言运算的结果:满足接口条件而驱动句法运算、功能语类对这些特征的不同选择会导致语言输出效应和语际差异。这些无解特征主要包括:结构格特征、EPP-特征、动词性V特征和 ϕ -特征。其中,功能语类的 ϕ -特征在语言运算中的作用尤其重要;结构格特征只针对NP而言,反映探针与目标在 ϕ -特征上的匹配关系,通过配伍删除。EPP-特征只针对功能语类而言,为制造输出效应的句法运算提供“安全通道”。基于经济原则、词缀性特征等因素考虑,语段中心语的 ϕ -特征必须由非语段中心语继承。语段中心语的无解特征直接驱动句法运算,满足语言使用系统强加的接口条件。

被动结构的生成始于被动化,及物动词与包含被动语素的Tr合并,生成一个负值的v,动词的施事角色被压制。随之,受事宾语要么前移到语法主语位置,为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赋值;要么保留在原位,通过配伍给 v_{def} 和T的数特征赋值;有关T的人称特征,英语中由虚词通过合并或移动赋值,汉语中则通过间接或领属宾语前移到语法主语位置赋值。英语被动句以be和形态语素为标记,包括长、短和原位宾语三种句式。汉语被动句以系词“被”为标记,“被”的另一字素变体是个引导施事角色的介词,句中因叠音脱落方式省略。汉语被动结构复杂,可

划分为五类,以间接被动句和保留宾语被动句为特色。

作格结构的生成始于非使役化。原生使役动词与Tr中的非宾语素合并, *v* 的及物性特征和外部题元角色被压制, *v* 变成不及物。作格结构的事件性特征强,受事宾语前移到主语位置,给T的强EPP-和 ϕ -特征赋值。语义上,从使役动词到作格动词的转换受三点制约:及物动词具有使役义、属于状态动词、有通过介词短语或语用手段可识别的外因。尽管英汉语作格结构以相同句法方式生成,汉语作格结构内部更为复杂:汉语中所有动词,包括非作格动词,都可以在结果性结构中出现,结果分析法在汉语中并不适用。句法上,受词汇阵列LA的构成和功能语类的EPP-特征强弱的限制,汉语有三类作格句,其中以显性作格句和保留宾语作格句为特色。

中间结构的生成基于两个句法运算过程:状态化下,及物动词与包含中间语素的Tr合并,动词施事角色被压制,受PRO定理限制,只有PRO以外的施事角色可以以介词补语形式显现,充当降级题元。主题化下,受事宾语提升到句首,充当话语主题,而并非直接受结构格赋值驱动所致,因为*v*的数特征可以通过配伍,由原位的受事宾语赋值。与被动和作格结构不同的是,由于INFL-V不同标,加之中间结构的类指、情态和非事件等特性,中间结构中T的时体特征弱,不能充当派生探针,不能与提升的受事题元形成配伍关系,因此T和*v*的EPP-特征驱动受事宾语提升,经Tr、Pr、T的标识语位置,最终到达[Spec, TopP],执行为满足接口条件的主题化操作。在这个过程,功能语类的EPP-特征起着关键作用,确保下层功能语类提供受事宾语NP向上移动的“安全通道”,为上层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赋值。*v*和T的EPP-特征激活受事宾语从逻辑原位移移动到[Spec, TopP]位置,使其成为主题,为Top的[+topic]和 ϕ -特征赋值。C选择的中心语为Top而不是T,Top充当派生探针。语义上,中间动词由包含复合事件结构的完成动词派生而来。语用上,中间结构的类指特征主要体现在话题上。基于强最简主义理论,这种句法错位现象显示,语言本身有提供外部行为系统可用指令的机制。英汉相比而言,现代汉语典型中间结构为“NP+V-起来+AP”。其中,NP为提升的受事题元,充当句子的主题。AP主要表述提升受事题元的固有特征。考虑到中间结构的类指、状态性,情态和非事件性特征,“-起来”是个包含在T之内,表示时体特征的屈折语素,句子层面弥补中间结构时体特征不明显的不足。

基于上述理论构想,本书主要运用生成语法最新探针-目标理论下描述功能语类基本结构特性的统一表达式 $a=[XP [(EA) H YP]]$,较为合理地阐释了上述受事宾语提升,派生出不同句式的生成过程、特性及动因;同时旨在印证,作为一种语言错位现象,受事宾语提升,建构成不同的句式,实际上是语言表面上不完美性的完美体现,语言内部的无解特征和错位是语言设计的要求,也是语言内部系统满足外部行为系统要求的最佳方案。

本书主要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翻译和修改而成。本书旨在从生成语法角度,探讨英汉语中包含由及物动词变异成为非宾动词、涉及受事宾语提升、表示被动义的句式的生成过程及动因。本书还附带作者近年来对涉及原生非宾动词及相关句式的研究论文3篇(详见附录),以飨读者。从书稿的翻译、修改到成型都离不开众多师长、同学、朋友、同事和家人的教导、鼓励和支持。值此出版之际,对他们的所有帮助和鼓励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韩景泉教授,感谢他为我博士学习期间提供的良好学习机会和环境、无私帮助和由衷鼓励。他的渊博知识、人格魅力,严谨细致和无微不至关怀一直是我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榜样。他的循循善诱的教导和独到敏捷的思路给我无尽启迪。在此谨向他表示我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感谢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全体教师为我多年来提供的无私帮助和良好学习环境。衷心感谢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伍雅清教授把我引入生成语法研究领域。

感谢我的博士同学林巧莉、薛小英等,硕士同学李艳花、徐兴胜、黄月华、李瑶、戴光荣、王晓东、吴迪龙等。衷心感谢他们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感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Noam Chomsky 和 Shigeru Miyagawa 两位教授,谢谢他们能够为我无私地提供最新生成语法研究的成果和耐心细致地回答我的疑难问题。感谢温宾利教授、何晓炜教授、伍雅清教授和范武秋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

衷心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审老师们的辛勤劳动和宝贵意见,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与他们的指导、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最后,真诚感谢我的家人和湖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全体领导和教师。感谢他们多年来的鼓励、理解、支持以及为我分担的繁重教学任务。

谨向所有鼓励、帮助和支持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仁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语言研究与语言运算观	11
2.1 理论背景	11
2.2 运算系统	16
第三章 功能语类与形式特征	23
3.1 特征概述	23
3.2 无解特征	28
3.2.1 格特征	29
3.2.2 EPP-特征	43
3.2.3 ϕ -特征	48
3.3 功能语类	55
3.3.1 语言运算中的无解特征	55
3.3.2 淘汰Agr	60
3.3.3 V-v移动	64
3.3.4 T-C 移动	74
3.4 结论	81
第四章 被动化中的受事宾语提升	85
4.1 英语中的被动化	85
4.1.1 英语被动句的主要结构特征	86

4.1.2 施事角色	87
4.1.3 英语被动句的生成	92
4.1.4 小结	103
4.2 现代汉语被动句	105
4.2.1 被动句式划分	105
4.2.2 “被”的语法归属	110
4.2.3 现代汉语被动句的生成	119
4.2.4 小结	123
4.3 结论	124
第五章 非使役化中的受事宾语提升	126
5.1 英语被动义的句法实现	126
5.1.1 非宾化和作格化	127
5.1.2 作格结构中的施事	132
5.1.3 非使役化	136
5.1.4 语义选择	144
5.1.5 英语作格结构的生成	149
5.1.6 小结	154
5.2 现代汉语作格结构	154
5.2.1 现代汉语作格结构的特性	155
5.2.2 现代汉语作格结构的生成	160
5.2.3 小结	165
5.3 结论	166
第六章 中间结构中的受事宾语提升	168
6.1 英语中间结构	168
6.1.1 中间结构的结构特征	168
6.1.2 中间结构中的施事	172
6.1.3 中间动词的语义限制	177

6.1.4 前句法观和句法观	180
6.1.5 前句法观的问题	187
6.1.6 英语中间结构的生成	190
6.1.7 小结	195
6.2 现代汉语中间结构	197
6.2.1 现代汉语中间结构的结构特征	199
6.2.2 “起来”的语法属性	202
6.2.3 受事主语的主题属性	206
6.2.4 小结	208
6.3 结论	209
第七章 总论	211
主要英汉术语对照表	216
参考文献	223
附录	250

第一章

绪论

本书旨在运用始于《最简方案》(MP, 见Chomsky, 1993, 1995)及以后(Chomsky, 2000, 2001, 2004, 2007, 2008)的生成语法最简主义理论, 探讨如何更为合理地解释表被动义句式的生成问题。这些被动义句同时涉及到动词逻辑宾语或受事宾语显性提升问题, 谓词的逻辑宾语可能从其逻辑原位提升到句首位置。¹

生成语法内, 最简主义的提出被认为是原则和参数理论模式中理论上最具有指导意义, 内容上最为成熟和丰富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内, 围绕最简主义的研究始于Chomsky(1981)完成的《管辖与约束理论》, 其中代表性的原则和规则通称为管约论。最简主义研究当前理论发展阶段一般称为简约论, 其主要理论和原则的提出始于《最简方案》。从管约论到简约论的转变中, 原有的理论模块或被保留、被精炼、替换或扬弃, 体现生成语法语言研究中一贯遵循的简单、自然、经济和最优化原则。这些原则指引生成语法语言研究朝着其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不懈努力: 找出解决柏拉图问题(Plato's problem)的更为合理的答案。

为寻求回答柏拉图问题的最佳答案, 生成语法十分重视语言研究的解释性原则: 为满足经济原则, 任何语言表达成分必须在接口层面(interface levels)是可解的,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获知语言是如何通过自身最优化运算去满足外部系统的要求, 其中外部系统至少包括行为系统, 才能使语言研究真正逼近语言的本质。如果像Chomsky(2000)在《最简调查》中首次指出的那样, 语言是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必须满足的接口条件(interface conditions)的最优化方案, 那么按照生成

1 最简方案的提出最早始于Chomsky(1993)。为方便论述, 本书运用以下符号来表示生成语法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成果: GB=Chomsky(1981), MP=Chomsky(1995), MI=Chomsky(2000), DbP=Chomsky(2001), BEA=Chomsky(2004), OP=Chomsky(2008)。另外, 本书参考文献的引用依照出版年代顺序而定。

语法研究的一贯做法，必须探寻任何与语言“完美性”背道而驰的语言现象或事实，还必须对这些“不完美”现象或事实能够存在的理由和动因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受此启发，鉴于错位（dislocation）作为一种常见语言“不完美”现象，本书认为很有必要对这种语言“不完美”做出更为合理解释，因而把它作为探讨的主题。日常交际中，这种“不完美”现象无处不在。譬如：

- (1) a. Hundreds of passengers saw the accident.
b. The accident was seen by hundreds of passengers.
- (2) a. John broke the vase.
b. The vase broke.
- (3) a. Mary reads this book easily.
b. This book reads easily.

及物句（1a）中，受事或逻辑宾语the accident的典型位置在动词saw之后；但相应的不及物句（1b）中，经过显性句法运算，受事宾语最终提升到句首，充当句子语法主语。本书中这种错位现象称之为受事宾语提升（Theme object raising）。同时，上述受事宾语提升句，即（1b）、（2b）和（3b），都涉及到原生及物动词变异成为不及物，都表示被动义。

语言中的错位现象在最简方案相关理论提出之前就已颇受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最简方案的设想提出之后，与语言错位现象相关的研究，尤其是系统性研究不多，并且把这类现象纳入最新的探针-目标理论（Probe-goal theory）内的系统研究则少之甚少。但是，《最简调查》首先提出，语言是解决可读性条件（legibility conditions）的最简方案。受此启发，不妨设想，语言运算中执行错位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可读性条件。基于此设想，本书旨在探讨上述特殊语言错位现象——受事宾语提升现象，其中主要以受事宾语提升的动因和相关表示被动义句式的生成为研究重点。

移位性是语言的结构特征之一，因此作为语言移位性的实现手段之一，错位是人类语言的特性。Chomsky（2008）把这种特性定义为自然语言中通常位置的语言表达能够在其它位置得到解读的语言特性。这种语言特性，事实上体现形态学和语义学之间的互补关系：形态学负责

语言运算中的形态特征核查, 语义学则负责给主要结构位置分派语义角色。错位表面上属于不规则的句法形式实现, 近年来不断受到生成语法语言研究的关注, 这其中, 最简方案就设想, 错位就是语言“不完美”表象下的完美体现手段。如果我们基于上述界定, 错位还应该包括以下句式:

- (4) a. There was placed on the table a large book.
b. There entered the room a strange man.

Lofti (1999) 和 Chomsky (2001) 认为, 上述句式是通过发生在音系部分 (phonological component) 的主题化 (Thematization) 或提取 (Extraction) 操作派生而来, 名词短语向左或向右提取, 但是这类操作并不涉及任何句法运算。鉴于本书研究对象为表被动义的受事宾语提升句式, 涉及受事宾语从其原生位置通过句法运算提升到句首, 因此除非必要, 可以把 (4) 例示的错位现象排除到本书研究之外。因此, 本书探讨的错位主要涉及被动义句中受事宾语提升及其生成过程。这类句式中, 谓词逻辑主语要么隐形存在, 要么句法上显性出现在非语法主语位置, 而谓词受事宾语或受事题元 (Patient argument) 则通过句法手段提升到句首位置, 通常成为句子的语法主语。这类句式以表示被动义为前提, 而受事宾语提升则属于语言表面上的“不完美”现象, 通常后置于动词 V 的受事题元提升到句首, 造成句法错位。从句法和语义角度来看, 具有上述特性的句式至少包括被动句、作格句和中间句, 分别如 (1b)、(2b) 和 (3b) 所示。并且, 这些句式中 V 由原生及物动词派生而来, 整个结构都表达被动义。本书将分章节, 分别就这些被动义结构的生成展开探讨。

最简方案理论设想, 语言是个完美系统, 其表面上的不完美现象实际上是满足外部系统要求所致。Chomsky (1995: 264-265) 认为, 词项 (lexical items) 的构成包括部分无解特征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词项输入音系部分之前, 这些特征必须在形态部分被核查, 于是音系部分首先要求自然语言必须包含不完美的错位现象。可读性条件最终制约任何错位操作, 要求语言提供的信息或指令必须与外部行为系统中的发音感知系统 (A-P system: 即 articulatory-perceptual system) 要求一致, 能够为其所提取或使用。这也就是说, 语言中出现“非完美”的错位现

象,其实目的是为了语言提供为外部系统可及的信息。《最简探索》(MI, Chomsky, 2000)内,基于语言设计(language design)考虑,强最简主义(SMT,即The strong minimalist theory)认为,语言是解决可读性条件的最优化化方案。因此,表面上看,错位是语言不完美的体现,或是种语言设计瑕疵,可能会使强最简主义站不住脚。但是,从外部行为系统来看,具体讲从概念目的系统(C-I system,即Conceptual-intentional systems)来看,错位则是解决语义学和音系学之间,或是题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和信息结构之间差异的最佳方案,是缺一不可的语言现象。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忽略其外表,无解特征和错位并非真正是语言的“不完美”体现;相反,语言结构需要这些“不完美”现象,充当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满足外部系统的要求。《超越解释充分性》(BEA)中,Chomsky(2004)断言,语言中,错位无所不在,缺少它语言就会真正变得不完美。他甚至指出(见Chomsky(2004)中的注释29),错位属于语言事实,竭力设计解释错位的作法是错误的。《语段论》(OP)中,Chomsky(2008)做出如下论断:自然语言的错位特性是事实,没有对其在生成表达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解释的必要;缺少这种现象的语言操作才是不完美的,同时还必须要对此做出解释。结合上述理论构想和简约论最新主要观点来看,错位被认为是语言的结构特性,受主要功能语类(CFCs,即core functional categories)的无解特征所驱动,目的是满足接口条件的要求。

语言中究竟为何出现错位?《最简方案》中,错位被认为受形式特征驱动所致,满足可读性条件要求。自然语言不知何故,包含这些接口层面无法解读的形式特征。执行错位操作则允许这些无解特征在接口层面被核查或被清除,因此发生错位是满足可读性条件的最优化方式。受制于行为系统强加的纯输出条件(bare output conditions),与错位相关的移动操作(Move)受形态特征驱动所致。¹《最简探索》中,Chomsky(2000)把错位归结于满足概念目的系统(或思维)的要求所致,把无解特征看成驱动错位操作的动因。《超越解释充分性》中,无解特征同样被认为是驱动错位操作的动因,也是构成人类完美语言

1 Chomsky(1995: 221)提出纯输出条件,规定语言提供的信息必须与人类感觉和神经器官一致。譬如,普遍语法提供的音系部分把语言生成的对象转换成“外部”系统能够使用的语音形式PF。

系统的必不可少部分,是接口层面必需的语言成分。语言运算中,无解特征使与之匹配的可解特征构成的集合具有活性,这些活性特征必须赋值而变得惰性。《语段论》则把语言的错位特性归因于概念目的系统的二重性,认为该系统通过两种途径与语义相关:广义的题元结构(通过外合并形式EM,即external merge)生成或话语及辖域相关特性(通过内合并IM,即internal merge)生成。因此,基于强最简主义,通过内合并形式执行的错位受无解特征驱动所致,以最优化方式满足这种二重性要求。

从语言的不完美观到完美观的转变过程之中不难看出,语言研究中出于语义角度考虑同等重要。管约论内,满足X-标杆理论(X' theory),谓词投射受其题元结构制约。简约论内,Chomsky (1995: 229)在《最简方案》中提出,任何表达由 $\{\pi, \lambda\}$ 对构成;从纯输出条件角度来看, π 和 λ 通过不同方式构成;基于语言结构特征的二重性考虑,A-P上可解的成分在C-I上则有无解的可能,反之亦然。Chomsky (2004: 106)进一步指出,C-I还必须足够强势,允许LF上的合格表达存在大量的变体。针对语义层面的研究,Chomsky (2008)做出如下结论:表达中有某一超乎寻常的解读很自然,更何况这种异常解读也许是为了表达与话语和辖域相关的特殊意义,如焦点、语势(force)、主题-评论(comment)、专指性(specificity)等的最佳途径的结果。具体来讲,语言运算中,外合并表述题元结构,内合并则表达话语或辖域相关的信息。

我们认为,上述最简主义的构想合理,错位和无解特征并非是语言的不完美体现,而且是语言设计所必需的元素。语言设计中,无解特征构成语言这一完美系统,成为驱动错位操作的最佳机制,最终满足外部系统要求。受无解特征驱动,错位操作使名词词组出现在功能语类的标识语位置,给这些无解特征赋值和最终清除这些特征,接口上只保留外部系统可及的特征,因而错位操作也是最佳的句法机制。C-I系统的二重性中,内合并执行无解特征驱动的错位,表示话语或辖域相关的特殊信息。总而言之,无解特征驱动的错位对语言这一完美系统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句法现象。

因此,简约论下,受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驱动的错位对语言设计而言是必需的。这一共识使无解特征成为生成语法最近阶段语言研究

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热点之一。无解特征被认为是构成句法运算的主要动因,是除谓词论旨结构之外决定语段性质的另一重要因素。具体来讲,语段性质受语段中心语的特征所决定:一方面,构成语段中心语的特征集包括无解特征,但是为使句法推导趋同(converge),生成合格的句子,无解特征在进入接口层面之前必须被赋值和清除;另一方面,无解特征还包括形态或屈折特征,语言运算进入音系部分之前,这些特征必须在形态部分得到赋值和清除,尽管屈折词缀的部分形态特征在音系部分有可解的对应音位。因此,无解特征在LF和PF两个接口层面驱动语言运算。同时,错位在不同语言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语际差异客观存在,也是现今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生成语法内,针对语际差异的相关研究之中,许多学者(见Wexler & Manzini, 1987; Fukui, 1988: 267; Chomsky, 1995: 131, 2001: 2, 2004: 107, 2008: 134; Lotfi, 1999; Tang, 1998等)认为,语言官能只包括一个计算系统 C_{HL} 和一个词库(Lexicon),实词从词库中选取时不发生变异,但是功能词因包含不同可选特征则可以被设置参数,它们选择不同的特征往往会导致语际差异。Chomsky (2008)认为,普遍语法(UG, 即Universal Grammar)包含由普遍语类和特征构成的集合,某一具体语言则从该集合中提取一个子集,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驱动句法运算。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功能语类包含其特有的特征集,功能语类的不同表现归根结底是其特征集参数化的结果。

为凸显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在句法运算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书将采用特征说(feature-based approach),把受事宾语提升归因于满足接口条件的结果: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必须在接口得到赋值和清除,同时这个过程中还会产生输出效应,表达话语相关信息。具体来讲,本书旨在简约论框架下,探讨包含原生及物动词派生而来的非宾动词(unaccusative verbs),表述被动义,涉及受事宾语提升的句式的生成、动因及过程。我们探讨此类句式的生成目的就是,阐述语言运算中错位的形成,解释最简主义原则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简约论更优于管约论。

功能语类具有词缀性特性。它们的无解特征整体地参与句法运算,决定着句法运算的规模、方式和结果。就同一功能语类而言,选择不同特征,其中主要包括无解特征,构成不同的特征组合,就会执行不同句法运算,或以不同方式执行同一操作。Wexler & Manzini (1987: 55)认为,

参数值与特定语言无关,只与这一语言的特殊词项有关。Fukui (1988: 267, 1995: 343) 也认为,只有功能语类的形式特征能够被设置参数。既然词项是特征的组合体 (Chomsky, 1995: 243; 2008: 134),那么功能语类的无解特征可以设置参数,选择不同的形式特征,同一功能语类就会有不同的句法、语义等表现。具体来讲,对功能语类的所有活性特征而言,V-和 ϕ -特征属于词缀性特征,EPP-特征只与功能语类关联。名词词组的结构格特征则预示着探针的无解 ϕ -特征集的存在,依靠特征匹配清除;因此名词词组的结构格特征赋值和清除,受制于功能语类的 ϕ -特征,最终由v和C的 ϕ -特征来决定。

被动结构的生成始于被动化 (Passivization): 原生及物动词与被动语素合并,v失去分派施事角色 (Agent) 和给结构格特征赋值的能力。功能语类的EPP-特征或以名词短语NP通过移动 (即涉及到受事宾语提升),或是借助合并 (即涉及原位或保留宾语) 形式得到赋值和清除,v的数特征则通过配伍 (Agree) 得到赋值。尽管英汉语中的被动结构的常见特性和生成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结构模式得到解释,但是两种语言中,被动结构也存在明显差异: 英语中只允许简单动词接受被动化,但是汉语中简单和复合动词都可以出现在这种结构之中。譬如,“教室被老师派小李打扫了。”是个很容易接受的被动句。类似于英语中的be,“被”应该有两个变体: 介词“被”引导施事,在长被动句中充当附加语 (adjunct),短被动句中则以叠音脱落 (haplology) 形式失去语音形式 (PF,即Phonetic Form),另一“被”则是被动结构的标记词。除此之外,尽管两种语言中被动结构都允许出现原位宾语 (object-in-situ) 被动句,但是现代汉语中的被动结构还允许出现保留宾语 (retained object) 被动句。

作格动词 (ergative verbs) 是通过非使役化 (decausativization),由对应的原生使役动词 (causative verb) 派生而来。非使役化过程中,非宾语素 (the unaccusative morpheme) 压制及物的v的[+Tr]和[+ext arg] (即外部题元 external argument) 特征,派生出一个不完整的v (即 v_{def})。¹ V随之与v合并,V的动词性特征属于可解的语类特征,名词词

1 [+Tr] 即表示及物性特征 (transitivity), [+ext arg] 即为 external argument (外部题元), v_{def} 即为 defective v (不完整的v,即v发生变异,其题元结构变得不完整)。为与最新的生成语法研究一致和方便论述,除非必要,本文将沿袭生成语法语言研究一贯采用的表达方法。

组的 φ -特征同样属于可解特征,因此 v 的动词性特征可以被 V 赋值,其 φ -特征则被受事题元通过合并或移动方式得到赋值和清除。如果词汇阵列 LA (即lexical array)不包含任何助词,包含 V 的组合将会继续循环移动,最终与 T 合并,给 V 的时特征(T -feature)和功能语类的动词性特征赋值。尽管借助配伍,受事宾语能够给 Tr 和 T 的 φ -特征赋值,但是它不得不通过移动方式提升,给 T 和 C 的EPP-特征赋值,还会产生话语相关信息的输出效应。因此,受事宾语通过提升,填充 Tr 、 Pr 和 T 的标识语位置($Specs$),分别给 Pr 的EPP-特征、 T_{com} 的EPP-特征和从 C 继承的 φ -特征赋值,最终生成作格结构(ergative constructions)。其中,并非所有使役动词能够转化成为作格动词,这种转化由以下三点来确定:一是这类动词包含“使役[+cause]”语义特征,二是这类动词为动态的状态词,三是动词的外部“引起者”(external causer)或施事角色可以通过句法或语用手段识别。尽管英汉语中的作格结构从同一理论结构模式生成,但是现代汉语中的作格结构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由于无法借助形态手段加以标记,所有动词,无论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简单动词还是复杂动词,都可以在结果性结构中出现,因此无法把结果性分析法作为判别作格动词的标准之一。为减少相关问题的复杂性,本书将把使役动词—非宾动词之间转换与否作为评判作格动词的唯一标准。二是受制于词汇阵列的构成(即依据 LA 中包含领属语素“的”与否),现代汉语作格结构以显性和保留宾语结构为特色。

中间结构的生成涉及到两种句法运算:原生及物动词与零形式的中间语素 $\emptyset$ 合并时,状态化(stativization)压制动词的外部论旨角色(通常为 PRO),生成包含 $[-Tr]$ 和 $[-ext\ arg]$ 特征的非及物的 v 。主题化则使受事宾语提升到句首位置,成为句子的主题,表达话语相关信息,通过寄生形式给 T 的格特征赋值。管约论认为,分派格是题元移动(A -movement)的主要动因,也是论旨角色分配的前提。基于这种构想之上的可见条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瑕疵,因为论旨角色的分配并不完全依赖格的分派。简约论下,随着语言运算表达层面的减少,格的分派观被证明失去存在的理据。最简方案下,固有格(inherent case)无需核查或赋值, V_{def} 的唯一 φ -特征(即数-特征)完全可以通过配伍由受事宾语赋值,因此格特征赋值并非是受事宾语提升的真正动因。既然状态化压制了动词的施事角色, Tr 并非完整, $INFL$ 和 V 又不同标(co-